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呂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

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

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祿制禮用則將以富民

也而費多增稅末歲本衰適使之飢而已

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歛而碩

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劉進喜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事簡簡則

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為

呂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

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

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因俗

彫巧偽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無為而治者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

武之所以為王帝王興成皆原於此經曰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微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寶貨

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

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

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

生生之厚故輕死耶

溫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

其生

矜生太厚欲利甚勤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

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

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

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

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

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

王之極功也

此章言賦重政煩民亡本業是以輕死此

三事皆以末傷本者也貴生則異於輕死

無以生為則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河上公曰人生合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人

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

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

死柔弱者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也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於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真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強則不勝之驗也兵恃其強則必驕矜驕矜者敗亡之道也秦皇至強不二世而七項氏暴強不旋踵而滅

木強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強則伐而共之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以濡弱謙下為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強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強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是篇泛論人物皆以柔弱者生堅強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鑒茲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叙嚴遵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絃高急者寬而

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

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揮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下不高

中前期也為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眾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宇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虛榮獨而畏高明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強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虛榮獨而榮者與之不畏高明而  
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  
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慮豈有心智  
而欲貴已之賢能不恃其爲無自伐之心  
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爲處功則見賢  
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爲至故抑高舉下損  
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爲處功以示  
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  
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  
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  
爲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

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  
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已者以其柔弱故也  
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  
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  
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恥  
謙卑好強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  
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守辱之義乎

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濁也故爲  
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  
也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王元澤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

之至正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  
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此章言柔弱勝剛強故先舉水以爲喻後  
引聖人言以信之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錢干雖有忤心不  
怨亂元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  
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  
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  
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  
以爲善哉

人君不能無爲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  
欲好爭怨惡並與人君立法以繩之其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怨奈何姦詐  
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  
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爾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不責於人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鎖干雖有忤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馱牛馱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已

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馱牛馱馬者操右券蓋馱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嚴仙曰求諸己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嚴仙曰求諸人舒王曰司徹過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

以為無德也  
徹通也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祗所以為蔽歟故曰樂通物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呂吉甫曰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王元澤曰唯天無心但善則與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無心司契和怨則必有餘怨司契則不責於人天道無親唯善則與是亦執左契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奢秦民雖眾若寡少不敢勞也  
臧玄靜曰土地不多為小國士卒不眾為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

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伯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

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

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與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繁微曰剝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為之世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內明舟與

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曹道沖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與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繁辭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偽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舍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來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

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及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噤管清磬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

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乎恭不可得也即澆而不言猶屏玄水微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近而不交無求之至也是篇言小國家民則事簡民淳可復太古之治自結繩而下皆太古之治也誠舉是書以化民其効可以如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收斂而歸於道故次之

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綺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也此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不煩何用

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經曰少則得  
慕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  
根本得其要而已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  
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  
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蘇子曰由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日  
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已愈者既以與人已愈多

王元澤曰為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  
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  
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  
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  
明能瞻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沖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  
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不積  
亦虛而已虛故足以應變實而不屈所以  
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  
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虛格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  
平故有利無害

顧歆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  
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  
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  
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  
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  
不美也言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  
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

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  
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踈矣老子之道也  
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  
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  
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  
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不  
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  
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  
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  
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

是天之道而已矣

聖法天雖為也而為出於無為化成事就  
不與物爭故能全其聖功也此章總叙作  
經之旨體道而言也道淡無味故不美言  
以明道故不辯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  
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  
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為而不  
爭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利物而不爭  
故以此終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實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為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為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為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

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有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一道德合則渾而為一離則散而為二今言道德經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為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為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

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為一不可分而為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溫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原開卷一之三 斐

趙志堅著

德經

上德章第一道是微妙之本本尊大甲故言下今此卷中合有四十四章大分三列初一章立宗次四十二

廣談義理後一章結會歸宗初章之中自有五別初明德有安執速成工下次明五德降殺由人與時三明德漸洗脫失道行體四明忠信不足華去華歸實四句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與道相得故云德也德有二義

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真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不德者上德也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證有德高勝無比故稱為上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貫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今則矜歎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自見猶存為未全忘故名為下下十